



小说家的散文

王祥夫 著

山上的鱼

环珩

小说家的散文

最不虚妄的文字 最不雕琢的思想
最不做作的性情 最不掩饰的本色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上的鱼/王祥夫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4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0472-4

I.①山… II.①王…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3397号

选题策划 陈 静
责任编辑 陈 静
书籍设计 刘婉君
责任校对 丁淑芳
责任印制 陈少强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73 000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王祥夫，作家，辽宁省抚顺市人，现居山西大同。代表作品有小说《上边》《归来》《浜下》《榴莲榴莲》《愤怒的苹果》《顾长根的最后生活》等，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三十余部。其作品多被国内重要选刊选载，连年被评为“中国小说排行榜”，是中国“底层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其散文创作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为《羊城晚报》《北京日报》《今晚报》《文艺报》《光明日报》专栏作家。作品曾荣获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上海文学》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说到王祥夫

乔叶

祥夫先生在随笔散文里有一句口头禅,叫“说到什么什么”,比如“说到玉米”“说到宣纸”“说到紫藤”,等等,目之所及,随处可见,可谓最家常的起承转合之句,我很喜欢。于是奉命要写此文,首先蹦到脑子里的题目就是“说到王祥夫”。他整天说到这个说到那个,这会子就被我也“说到说到”吧。

且说某天刷微信,看到一个帖子,题为“有趣的人”,就笑了起来。因为想到了王祥夫先生。就我所见过的作家里面,他可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有趣了。可是具体说到哪里有趣,又不太好挑。他谈到黄宾虹时曾说:“黄宾虹是伟大的画家,他的画是高级烩菜,各种技法都一锅烩在里边,想单挑出哪样来吃还不好下筷子……”祥夫先生的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但凡接到笔会邀请,只要说他来,我就不担心这个笔会没意思。他一开口就是妙趣横生。其实也没什么逻辑,他的风格就是

云山雾罩地讲,上一句刚说:你上次戴的那个花围巾比今天这个好看,下一句就说他家门口的油泼扯面味道正宗,总之是形散神也散,却散得舒服到骨子里。听他聊,你就会发现,这世上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四。就连唱戏他也在行,无论哪一门剧种都能品出精髓。他也率真,有什么说什么,于是你也尽管跟着他的节奏,说到哪里说到什么都可以,都不越他的界——忆起来,作为一个那么好的作家,他最少聊的似乎恰恰就是写作。他说:“作家既要把写作当回事,又不能把它当作天下唯一可做的事。心情最好要放松一些,虚静纳物。当代作家与现代时期的作家相比,当代作家就是不放松……”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他可真是会放松呢,放松的方式就是东游西逛、东淘西买和东拉西扯。说到东拉西扯,你可别以为他是没有原则的话痨。之所以健谈,一来是他确实所知甚多,二是在座有相欢的朋友提起了他的兴致,三就是他的仁义了。他怕冷场,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一旦局面有冷场之势,他就仿佛是自己亏欠了人似的,先把自己喝个微醺,然后开始撺掇这个喝酒,命令那个唱歌,那样子简直都顽皮起来了。等到伎俩使尽气氛仍然沉闷时,他就会把自己贡献出来,我听过他不止一次地男扮女装唱《红娘》或者《贵妃醉酒》。嗓子且不说,调子应是极准的,韵味更是十足的。

他的话题里有两个最重要的核心，一个是古玩，另一个就是书画。说到古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什么缘由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刚开始聊天他就告诉我，他手上戴的那串宝贝叫“老唐球”，都是唐朝时候的玛瑙玉石。然后他一颗一颗讲给我听，我都没记住，只是懵懂地夸赞着。记得最清楚的唯一一句，他说：“这样的玩意儿我还有一些，你要是喜欢的话，等下次见面我给你三颗。”

后来的日子里，我得到过他的颇多馈赠。在海南谭门镇，我跟着他逛珠宝店，他买我也买，他买得多我买得少，他买得大我买得小。反正有他掌眼，是错不到哪里去的。他下手可真是豪爽，这家进那家出，一会儿工夫就刷了几万，大刀阔斧。在一家店里，他买大店家送小，他送了我一个砗磲手串。在新疆昌吉玛纳斯，他挨着门逛玉店，我也是跟着他逛买，看到硕大的黑色石块，店家说是陨石，他也买。店家送了小小的一块，他也转给了我。但是第一次允诺过的老唐球呢，始终没有。所以每次见面，那句话都在我耳边回响，都促使我想认真地告诉他：“老唐球我很喜欢。”

说到书画，我也得了几幅。都知道他的字画贵，我冷眼旁观，他送起人来却是毫不心疼的。却也绝不是刻意要送，送之前的序曲就是聊。跟他聊你可是得储备相当谈资，他可聊的东西那么多，你接不住的风险实在大得很。聊着聊着就会聊到书画，他会既低调又傲娇地谈到自己画的蜻蜓和齐白石的不同，朱砂的着色

有什么心得。谈着谈着,他高兴起来了,多半会问:我给你画没有?若是没有,他一定会说:给你画一张。然后要了地址,不久就快递了来。下次见面还问:给过你画没有?若说有了,他会问画的是什麼,然后说我再给你画个什麼什麼吧。过后不久,依言寄来。拿稳了他的慷慨大方,有一次我便哄他,说我还没有什麼什麼,你给我画个什麼什麼吧。他在圆圆的镜片后面闪烁着狐疑的眼神,说:“没有给你吗?那我给谁了?”我坚持说反正我没有。他狐疑着,到底还是信了,果然又给了我。就这么着,我又得了他的一张画,像个骗子似的。不过也没有负罪感,总觉得他会原谅。有一次,我良心发现,他要寄画时,我说让他寄成“快递费到付”,也就是快递费我来付,他嗔怪道:“还到付呢,打你!”

听他聊得多了,我也动了轻浮的念头,随口说要学画,他却认真起来,建议我画梅花。我诺诺听命,却也没有行动。隔了一时,他说为我刻了一方闲章,是“梅花弟子”,又为我尚在虚拟中的画室起了名,叫“问梅堂”,再次见面,“问梅堂”三个字已经写好了,当然还少不了一幅清雅的梅花图。他还教诲我,画梅花枝须往下走,花要往上开,不然就是“倒霉”啦。

自此之后见了他,我就有些心虚,因为还不曾画过一幅梅花。每次见到他,他都会问两件事,一件是:“你那些宝贝怎么样了?”指的是我跟他逛时买的那些玉石零碎。另一件就是:“画得怎么样了?”待要哄他,他又是行家,不好哄的,于是只好假装惭愧地实

话实说。他便安慰说：“不要紧，慢慢来。”再接着教诲：“收着写，放开画。”说这些话的他，样子很酷。

说到酷，他虽然常如最温厚的兄长，宠着所有人，可是也常常很酷，尤其是在书画和照片里。书画不用多说，虽然是怡情闲事，说到底还是看一辈子累积的学养功底，自然是一件酷事。可照片总不用那么严肃吧？我觉得他最无趣的一点，大概就是照相时不爱笑。爱绷个脸，装酷。再戴个墨镜，更是酷得夸张，高冷得不行。有一次，和他合影，他还是那个样子，我很不满意，就让他拍了又拍，直到有一张，闹着他终于灿烂地笑了。但是看到照片的一刹那，我也彻底明白，他在照相时的高冷风是对的，他这时候必须酷。

——突然想起一个特别时刻。在春天的千岛湖，晚上，我们几个去他屋里聊天。他让我们在阳台上临湖闲坐。习习风中，他说了一些陈年家事，黑暗中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但我知道，他的神情如夜色一般沉郁。

有一次读书，待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跳出来，我流连了好一会儿，觉得这句好像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想了想，终于想起，是王祥夫，他在大同。大同是一座城市，大同也是一种理想，而对于我来说，大同就意味着王祥夫这位可亲可爱的师长，别无其他。

2016年8月



寸金帖

除夕晚上,鄙人多少年来的习惯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读书,当然一边读书一边还会喝喝茶或吃些炒花生之类的东西,到了后半夜,也许还会再加一杯糖茶,以祈一年的甜甜美美。起码鄙人觉得这样度过除夕是很有滋味的。从小到大,鄙人并不要也不喜欢和许多人在一起谈笑打牌或京剧慢板样的饮酒达旦,也不喜穿新衣。传统的守岁,其实是要人珍惜一年之中最后的时光,只此一念,便要让人心生百念,这纷纷的百念是既美好而又多少有些伤感在里边。在鄙乡,人们珍惜时光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其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时光都在那里,并不会特别地为了谁而跑到别处或为了谁就忽然停顿下来止步不前,而唯有在除夕夜细思细想这句话,才会字字千钧令人心惊。过去还有这样的对联,上联是“无情岁月增中减”,下联是“有味诗书苦中甜”,只前七字,便让人心惊胆跳坐卧

难安。世上一切的风花雪月和人世间的一切喜怒原都在这句话里，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的绮丽真切却又往往转眼如梦。

我的朋友诗人雷平阳平时并不轻易开口唱歌，有时酒酣耳热便会站起来唱这首“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那一定是大家都已经喝了不少的酒，他也已经喝了许多。他会扬着头，不看任何人，不顾一切“呵呵呵呵”地唱起来。歌词原是极其简单，但重复唱每一段的后面都要加上一句“唉，可怜人……”每每唱到此，总是令人内心起一番震动。我每次听他唱，眼里亦是有泪。人之可怜，原来并不在黄金白银有多少，而是在于光阴总是一刻不停地从每个人身边流走，把美人变作老妪，把英雄变作常人，把青春变作垂暮，把黄金变作烂铁！时光并不会因为你是英雄它就停顿下来，也不会因为你是穷人它就一下子跳开，时光是最公平的，它总是急切地流走，比怒江的水还流得飞快，一旦流走，便从此再也不会回来做哪怕是短暂的访问。每每听平阳唱这首歌，满座人的心情想必都会百味杂陈。人说来也真是可怜，从生到死，仿佛不过只是一眨眼间的事，回头看看，不觉已长大，不觉已老去，快乐的时光不觉已经“梧桐叶落已成秋”般的变作了遥远的回忆。一个人的快乐大致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一个人一生的快乐大致都在父母的身边，唯有在父母的身边，一切才是快乐的。——啊，那些快乐的日子，那些白玉条条的快乐的日子，怎么会突然都不见了踪影。

早上起来,外面便有零零星星的鞭炮声,到了晚上便会发生了战事一样地大作起来,吃过早饭,便想找找小时候玩的东西,比如泥人,还有那种可以拓泥人的模子,找出来也只是看看,还有一盏小玻璃灯,曾是父亲给买的,找这些东西也只是为了想想当年的时光,时光即使留不住,回忆还是会在一个人的心里生根。又找出一本老版本的惠特曼的《草叶集》,今天晚上便笃定要读它。

说到除夕的守岁,还有一层爱惜不尽的意思在里边,也并不是只有时光易去的伤感。鄙人今年的水仙开得比往年好,叶片才一指多高便纷纷抽出花蕾,除夕夜有它,其实也就足够。忽然又想到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那篇随笔《花未眠》,其实人未眠花才未眠,人与花原是一样的好。

初五记

夜里喝茶,照例是喝绿茶,并不会特意去找出普洱来喝,家里人都睡了,远远近近有零星的炮仗声,但人们大多都已睡了,明天是初五,是“牛日”,在鄙乡的民间,大年初五叫“破五”。中国人的数字,“三”算一个特殊的,“三阳开泰”,小孩生下后第三天的洗浴叫“洗三”,“五”这个数字却也果然不一般。五月端午,这一天在古时是做镜子的最好的时间,要用江心水,许多古镜上都有“五月五日江心水做照子”字样。“五”这个数字放在年正月里,也就是说,热闹的年要告一段落了。小时候,一过初五,饮食上的变化就是要吃粗粮了,所以,鄙人对初五这个日子并无多少好感。现在吃粗粮是件普遍被人们认为是有益于健康的事,但粗粮给我的记忆并不那么好,最难吃的粗粮鄙人以为是紫红的高粱面,以高粱面蒸窝窝头,很难吃,热吃很软,味道打死也不敢说好,凉了吃,十分的硬,有几分像胶皮,现在想想都让人觉得胃里难受。以

高粱面打一锅糊糊，颜色有几分像猪血，真是难喝。现在的饭店里面可以吃到各种的粗粮，但唯有高粱面做的食品没有多少花样，乡下的那种软高粱可以用来吃糕，很软，要有好一点的菜，勉强可以下咽。但炖一锅羊肉用来吃高粱糕又像是大不对头，起码在鄙乡，你这么做会被人笑话，也没有人这么做。高粱米做米饭好吃吗？也不好吃。

初五一过，浩大的春节便会告一段落，虽然炮仗声远远近近在一大早就又已经响起，但毕竟让人感觉到有气无力，其兴已近阑珊。说到“破五”，在民间，这一天并无别的特殊的地方可以让人言说，只是饭食开始改变了，粗粮可以上桌了，这也只是以前。而从大年初五开始，另一种真正的热闹要开场，那就是各戏班可以开始唱戏了。现在的城市里，人们很少看戏，所以戏班都去了乡下，这就让人又想起鲁迅先生那篇有名的《社戏》。而在北方，刚刚下过两场雪，地上的冰忽然冻得一如琉璃，出门走路，人心里都很虚，步子也都虚虚地迈着，唯恐滑倒。这样的天气，也真是不宜去乡下看戏。

还是坐在屋子里以喝茶读书为宜。年前谁堂赠送两本《艺僧六舟》的精装本，有水仙相伴，这两本书便让人觉得很有滋味，读读翻翻，喝一杯张一元的花茶，吃一块稻香村的牛舌饼，远远近近响着零落的炮仗声，我的初五，便这样开始。